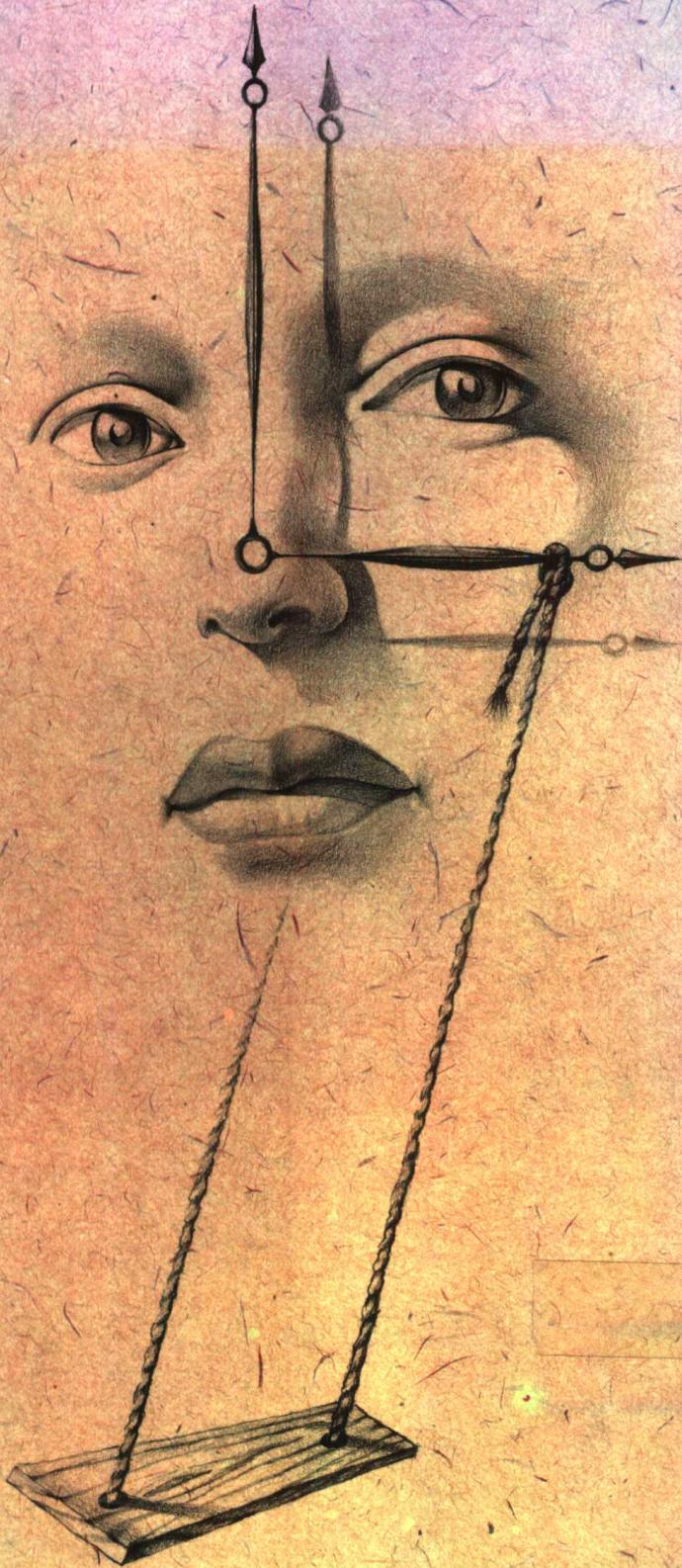


燃燒的秋千

著◎溫小平



散文村 9

7267
W333

燃燒的秋千

著◎溫小平

合森文化

散文村 9

合森文化

燃燒的秋千

著◎溫小平

發行人◎戴郭珍芳

美術顧問◎陳輝龍 美術編輯◎雷順玉

編輯顧問◎蕭蕭 文字編輯◎黃淑慧

出版者◎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◎台北市敦化北路201-18號12F【台塑大樓後樓】

登記證◎局版台業字第3973號

電話◎(02) 7132355 · 7131840

傳真◎(02) 7132945

電報◎19029 JOHN ASSO

郵政劃撥◎1164613-5 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排印◎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◎建昇彩色印刷品行

裝訂◎東宏裝訂行

法律顧問◎鄭勝助律師

地址◎台北市松江路206號8樓

電話◎(02) 5811400

初版◎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

定價◎14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合森文化 · 深合我心

ISBN 957-9579-08-3

【溫小平】



銘傳商專畢 江西大庾人。曾任新女性雜誌總編輯，現專事寫作。曾獲中華文學獎小說獎、聯合報極短篇獎。著有「格子窓」等散文集三種；「沉默的母親」、「金色舞衣」、「推銷員的愛情」、「失去子宮的女人」等短中長篇小說集十一種；「小龍的週記」兒童文集等兩種。編有「愛情溫度計」、「千年夢話」等。

封面設計◎愈雲襄

【燃燒的秋千】

童年的足跡留給你怎樣的悸動？

你悲觀積極衝動熱情消沉自卑
無非是童年牽的線！

而秋千、蹺蹺板、彈珠、紙牌……

都是溫小平的「童玩」；

長大了，她爬格子

在每個格子裡，把寂寞塗黑，把孤僻挖空
在秋千燃燒之後，快樂冉冉升起。

散文村 9

燃燒的秋千

著◎溫小平

合森文化

〈自序〉 把秋千盪得高高的

白雲山中

幼年時期，我大都跟年齡相若的舅舅們嬉鬧，比較中性化，挺喜歡冒險刺激的玩意兒。像什麼踢毽子、蓋房子、跳橡皮筋、玩沙袋的，我不太沾；倒是偏愛打彈弓、玩紙牌、攀牆、爬樹、打球的，把自己磨得更皮更野，媽媽就常罵我「野丫頭」。

不過，那時節卻挺愉快的，不花什麼大錢就能上好些地方玩。當時住的是基隆，鼎鼎有名的就屬中正公園，星期假日、春秋季郊遊，都往那兒走，長長的階梯總在攀登時嚇破我膽，不敢回頭，怕跟偷油吃的小老鼠般，嘰哩咕嚕滾下來。往後作夢，常夢到自那石階上滾落地，化作一灘血水，就是那時給嚇的。

但中正公園裡的蹺蹺板、滑梯和秋千卻是我的最愛。每回要排許久的隊，等輪到了，硬是霸佔著不肯下來，巴望把秋千盪過樹頂，能瞧見遠處的另一番景緻，但始終沒能盪過去，就被大人給制止了。

然而，這份小小心願一直深埋心中。跟外子初識時，常到不花錢的台北新公園散步，那兒也有秋千，我腳踩木板，手抓已生鏽的鐵鍊，一陣一陣搖，卻怎麼也飄不起來。添的是歲月和俗煩的重量？還是技術生疏了？

婚後，曾帶孩子遊過不少公園，他們只對汽球、吹肥皂泡、風箏、棉花糖感興趣。而我依舊走向秋千，即使只是看別的小朋友盪啊盪的，也能盪出我酸澀的淚水。就想起孩提時育幼院的秋千，在昏黃的午後，烈烈燃燒著，童年是不會回來的，我深深知道。的確，時光總在不經意間溜逝，待我們想擁抱它時，它已經無影無蹤，留下的卻是滿腔的惆悵。

像疼我愛我的外公，從未謀面的父親，都是我童年的一部分，每思念一回，心就痛一回，但畢竟我還是要往前走的，當我邁開脚步時，難免又會失喪一些。幸好，我學習用筆記錄生活中曾有的感動。

我曾養過貓狗，養過花鳥，也把足跡印在山水間，喜歡日子就這麼豐富著，連外子也受到我感染。也許我們物質生活不富足，但我卻很快樂，況且上帝賜給了我們一封可愛的兒女，還有什麼不滿足的。

即使前些年罹患一場癌症，憑著對生命的熱愛，對上帝的信心，我仰起低垂的頭，

舒展聚攏的眉，點燃冷卻的心，我明白，生命的長短不重要，而在於是否有光有熱。當我從陰霾中走出，有著新生的喜悅。摯愛我的親友，也接收到這份歡欣。年華縱會老去，呼吸縱會停止，靈魂卻是不滅的。

雖然這些年的作品大都以小說居多，但散文卻是我的「初戀」，也是我個人心路的最佳描繪。這本「燃燒的秋千」即是收錄我近年的散文作品，兼有少數幾篇早期的，筆觸或較生澀，感情卻是最真實的，所以我依然保留了它，作為我過去的生活見證。

〔目 錄〕

〈自序〉

把秋千盪得高高的

溫小平

《輯一》 秋千

昨夜夢到你

畫一個圓

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子

爸爸，好想坐在你的膝頭上

如果外公還在……

我要上山尋樹

拈花惹草一丈夫

永世的福分

兒子的眼淚

多少張的笑臉

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

87 85 76 70 62 49 39 32 21 10 9 3

《輯二》

手

給我最愛的人

我曾經走過

晴時多雲偶陣雨

歇斯底里

以玫瑰替代菊花

《輯三》

盪秋千

說 變 窗 髮 等
夢 數 景 香 藥

《輯四》

石 同 寂
心 行 寞

把秋千盪得高高的

唱首快樂歌

西門町再見

溪水慢慢流

屬於火車的

立霧溪哭了

心靈的公園

南京到天母

燃燒的秋千

我家孤鳥院



輯一

秋千

一塊木板 兩條鐵鍊

ㄇ字形支柱

架構成童年的孤獨城堡。

一個清晨 兩個黃昏

誰來伴我 度過生命中一千個秋天。

昨夜夢到你

昨夜，我又夢見你了。

我們同搭一條船，乘客很多，你遠遠地站著，不時從人群縫中投過關注的一瞥，那眼神仍是那麼令我心動，我幾次想要穿過人潮，走向你，但是都失敗了。

驀地，波濤洶湧中，船身起了極大的震動，乘客們慌亂地擠來擠去，可是却無路可逃，媽媽抓緊我的手，我明白她的意思，要死也要死在一塊兒。但我怎能沒有你，這最後的一剎，我必須把握住，就拚了命喚你的名字，你也很努力地擠向我，就在船身進水的一剎那，我握住了你的手，彷彿卸下我心頭所有的恐懼，即使世界都毀滅了，我也了無遺憾。可是，還沒來得及靠向你胸膛，夢醒了，枕畔却被汗水濡濕了，而頰上竟也有了晶瑩。

有多久沒夢到你了？我竟記不清了。想當初，你說過的每句話，走過的每條路，我

都記得分毫不差，是我不敢去想、去夢，還是你不願走入我夢中，一如當年你離開我身邊一樣？

認識你是我很小很小的時候，喜歡你則是從念初中開始的吧！大我一歲的你，念的是住校學校，除了假日，我是看不到你的。附近鄰居的男孩不知有多少，大概是因為時常見面，我反而不喜歡他們；唯有你，每次放假回來，我總有編不完的藉口，上你家去轉一圈，跟你說幾句話，直到媽媽大呼小叫，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你家。

初中畢業，你念了軍校，這下子離我更遠了，愛交筆友的我，腦筋動得很快，跟你通起信來，爲了怕媽媽發現，信是由同學轉交的。猶記得那個寶貝同學還笑我，怎麼挑了個這麼「破」的筆友，因爲你那手字，真是慘不忍睹。可是，一向重視文筆、書法的我，竟會把你的每封信，每句話當成聖旨般。

我那時是個愛編夢的女孩，我欽慕的人不可勝數，媽媽既然不讓我交男朋友，我就交筆友。但是，筆友交久了，總要見面的吧！媽媽怕我暑假花了心，規定我一定要參加暑期進修。一向怕教官、怕違犯校規的我，爲了在你那寶貴而短暫的暑期中能見到你，我經常是拎著書包出門，又搭下一班車偷溜到你家。

那時的我並不貪心，只要跟著你轉東轉西，看著你修遍家中每樣故障的器具，即使

不說話，我也安適。

最難忘的是你那「一號表情」——蹙眉，好像雙眉間積聚了多少煩惱，但我不敢問你，你一定會說我是小孩子，不要多問。後來我才知道，你是爲了台南的一個算命瞎子說的話而耿耿於懷，他勸你改行，而你執意要走原來的路。

人原本就是爲興趣而活，當我知道你心中的結後，曾說了一句話，「你這麼在意別人的看法嗎？」你深深地看我一眼，訝異我會這麼說，但你終歸同意了我的話，也就是那時起，你看我的眼神裡，多了一點異於往日的。

應該說我傻還是癡，明知跟你永遠不會有結果的，我却甘願爲你挨了媽媽無數的罵，媽媽永遠都是那句話：「他家有什麼迷住妳啦？成天往他家跑，妳已經長大了，自己要知道分寸。」

可是我却聽不進去，我眼中、腦裡、心頭都是你。有一年暑假，你跟幾個同學去登山，沒告訴家裡，信上也沒有跟我提，害我三番兩次直往你家跑，每次都是盛滿了失望，拖著千斤重的脚步回家。直到你假期的最後兩天，你突然回來了，我高興得差點哭了出來。你似乎渾然不覺，望著拎了醬油瓶子，藉口買醬油的我笑說：

「怎麼？眼睛進砂子了，我幫妳吹吹。」